

WU

台湾老作家丛书

TAIWAN MINGZUO JIA CUI SHU



李

敬

蒋介石捉奸记
蒋介石的特务观
台湾的流氓“传统”
西餐叉子吃人肉

作品

集

TAIWAN

台湾名作家丛书

TAIWANMINGZUOJIA CONGSHU



蒋介石捉奸记
蒋介石的特务观
台湾的流氓“传统”
西餐叉子吃人肉

ISBN 7-81033-779-3



9 787810 337793 >

ISBN7-81033-779-3/D-81

定价 26.80 元

爱情的秘密

在北京四中念初一的时候，学校请朱光潜来讲演，因为礼堂太小，只准高班生听，所以只看到他在教室前走过，心中不无遗憾。那时他写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早已是畅销书。其中附录的《无言之美》一篇，我最喜欢。

《无言之美》中有这样几段：

就实际生活方面说，世间最深切的莫如男女爱情。爱情摆在肚子里面比摆在口头上来得恳切。“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和“但无言语空相骂”，比较“细语温存”“怜我怜卿”的滋味还要更加甜蜜，英国诗人布莱克(Blake)有一首诗叫做《爱情之秘》(Love's Secret)里面说：

- (一)切莫告诉你的爱情，爱情是永远不可以告诉的，因为她像微风一样，不做声不做气地吹着。
- (二)我曾经把我的爱情告诉而又告诉，我把一切都披肝沥胆地告诉爱人了，打着寒颤，耸头发地苦诉，然而她终于离我去了！
- (三)她离我去了，不多时一个过客来了。不做声不做气地，只微叹一声，便把她带去了。

这首短诗描写爱情上无言之美的势力，可谓透辟已极了。本来爱情全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其深刻处老子所谓不可道不可名的。所以许多诗人以为“爱情”两个字本身就太滥太寻常太乏味，不能拿来写照男女间神圣深挚的情绪。

其实何只爱情？世间有许多奥妙，人心有许多灵悟，都非常言语可以传达，一经言语道破，反如甘蔗渣滓，索然无味。

这首布莱克的诗，颇有“诗品”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原诗如下：

LOVE'S SECRET
Never seek to tell thy love,
Love that never told can be;
For the gentle wind doth move
Silently, invisibly.
I told my love, I told my love,
I told her all my heart,
Trembling, cold, in ghastly fears,
Ah! she did depart!
Soon after she was gone from me,
A traveller came by,
Silently, invisibly;
He took her with a sigh.

我对照起朱光潜的翻译来，总觉得达意有余，诗意不足。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八日，我试用古诗来翻译它，内容如下：

(一)君莫诉衷情，

衷情不能诉。
微风拂面来，
寂寂如重雾。
(二)我曾诉衷情，
万语皆烟树。
惶恐心难安，
伊人莫我顾。
(三)伊人离我后，
行者方过路。
无言只太息，
双双无寻处。

译得虽然不满意，但总觉得比朱译稍胜。我认为诗以有韵为上，没韵的诗，只证明了掌握中文能力的不足。台湾的所谓诗人和译诗家，既不诗又不韵，像性无能者一般，是“诗无能者”，却整天以阳痿行骗，真是笑话极矣！

一九八五年八月六日

沙丘忆

阿瑟·戈登(Arthur Gordon)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叫《奇人述异》(The Stranger Who Taught Magic),写一个十三岁的小男孩,在一天清早,蹲在河边看鱼,一个陌生人走过来,这陌生人有一张苍白清瘦的脸,一对非常特殊的眼睛,表情似愁非愁,但是友善而令人难以抗拒。陌生人希望小男孩教他钓鱼,小男孩同意了。陌生人说:“也许我们应该彼此介绍一下,不过,也许根本不必介绍。你是个愿意教的小孩子,我是个愿意学的老师,这就够了。我喊你‘小朋友’,你就喊我‘先生’吧。”

教学过程开始后,陌生人的鱼饵,“总是白白让鱼吃了,因为羊齿鱼轻轻吞饵的时候,他感觉不出来;但是钓不到鱼,他好像也无所谓。”显然的,他志不在鱼。

陌生人告诉小男孩他是英文教员,在海边附近,最近租了一幢旧房,为了是要避一避,不是避警察或是什么,只是避避亲友。

就这样的,两个人的忘年交便开始了,小男孩第一次结交了一个可以平起平坐的成年朋友,陌生人教他读书,他教陌生人看风向、看潮汐、看比目鱼如何巧妙的躲藏。

陌生人教小男孩,注意生活里的节奏(rhythm)。他说:“生活充满了节奏,语言文字也该有节奏。不过你得先训练耳朵。听听静夜的涛声,可以体会其中的韵律;看看海风在干沙上的痕迹,可以体会句子里应有的抑扬顿挫。你懂我意思吗?”(“Life is full of

it; words should have it, too. But you have to train your ear. Listen to the waves on a quiet night; you'll pick up the cadence. Look at the patterns the wind makes in dry sand and you'll see how syllables in a sentence should fall. Do you know what I mean?"

为了做这种节奏实验,有一次,陌生人举出十五世纪马洛礼(Sir Thomas Malory)《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中“骏马悲嘶”(And the great horse grimly neighed)一段,要小孩子把眼睛闭上,慢慢念出这一句、体味这一句,问小男孩,你有什么感觉?小男孩说他闭眼一念,就“寒毛直竖”("It gives me the shivers. ")。陌生人大乐。

陌生人还教小男孩看云,他指着一片云,问:“你看见了什么?看见五颜六色吗?这不够。要找尖塔、吊桥,要找云龙、飞狮,要找千奇百怪的野兽。”("What do you see there? Colors? That's not enough. Look for towers and drawbridges. Look for dragons and griffins and strange and wonderful beasts.")

陌生人的花样还多呢?他不但教小男孩如何看云,还教小男孩如何看蟹。他抓起一只蟹,照小男孩教他的抓蟹脚的法子,抓住后脚,问小男孩:“用麦秆似的眼睛,你看到了什么?用乱七八糟的脚,你碰到了什么?你的小脑袋里想到了什么?试试看,只要五秒钟就行了。不要把自己当成男孩,把自己当成蟹!”("What do you see through those stalk-like eyes? what do you feel with those complicated legs? What goes on in your tiny brain? Try it for just five seconds. Stop being a boy. Be a crab!")小男孩照做了,他的小小而平静的世界,显然动摇了。

这样子的天地教室、这样子的代沟友谊,最后,随着陌生人健康的恶化,慢慢接近了尾声。他们出游的次数渐渐少了,因为陌生人的体力已经不行了。他经常坐在河边,看小男孩钓鱼、看海鸥盘旋在天际、看河水逝者如斯。

夏天到了,小男孩的父母报了夏令营的名,要小男孩去玩两星期。临走时候,小男孩去看陌生人,问回来时候,他还在不在,陌生人温和的说:“我希望我还在。”

两星期过去了,小男孩回到河边,陌生人不在;找到旧居,陌生人也不在了;找到附近的女太太,女太太说:陌生人病得厉害,医生来了,打电话给他亲戚,他亲戚把他接走了。他留下一点东西给你——他知道你会找他的。

一点东西不是别的,原来是一本诗集,是萨拉·蒂斯代尔(Sara Teasdale)的《火焰与阴影》(Flame and Shadow),书中一页摺了起来,页角指在一首诗上,诗题是《沙丘忆》(On the Dunes)——

死别一复生,滨水再徘徊,
斑驳深如海,常变每重来。
自悲身须臾,莫怪此情衰,
逝者得其静,烟直上高台。
忆我沙丘侧,呼名入君怀。

If there is any life when death is over,
These tawny beaches will know much of me,
I shall come back, as constant and so changefull
As the unchanging, many-colored sea.
If life was small, if it has made me scornful,
Forgive me; I shall straighten like a flame
In the great calm of death, and if you want me
Stand on the sea-ward dunes and call my name.

在沙丘上,小男孩一直没有呼唤陌生人的名字,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陌生人的名字。小男孩后来离开了河边,长大了,也变成成年人。

他忘掉了这个成年的朋友，只在偶然的文字节奏里，偶然的云龙、偶然的蟹脚里，他忽然想起旧游往事，当然，生离于先，死别于后，那消逝了的陌生人，是永远不会重来了。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六日晨

除却一寒冬

莎士比亚剧本《随你欢喜》(As You Like It)第五幕中有两首诗,第一首是——

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Who loves to lie with me,
And turn his merry note
Unto the sweet bird's throat,
Come hither, come hither, come hither.
Here shall he see
No enemy
But winter and rough weather.

第二首是——

Who doth ambition shun,
And loves to live i' the sun,
Seeking the food he eats,
And pleased with what he gets,
Come hither, come hither, come hither.
Here shall he see

No enemy
But winter and rough weather.

一九七二年四月八日，我在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狱中，曾把它们意译如下：

此处音宛啭
人声和鸟声
仇敌都不见
除却一寒冬

煦煦春阳下
名利一场空
觅食欣所遇
知足任西东
仇敌都不见
除却一寒冬

这两首诗的意境，颇为悠闲超迈。我译它们的时候，既无“绿树荫荫”，也无“煦煦春阳”，但我在牢里，的确有了“仇敌都不见”的清静。只是牢里的冬天很冷，我可以不见“仇敌”，但却无法不见“寒冬”，在“寒冬”来的时候，为了御寒，每天晚上，我要在阴暗的灯光里，咿哑的地板上，不断来回走着，边走边背书，经常两三个小时。我之能背书、能走路、都拜坐牢之赐，坐牢对强者说来，真不是坏事。

一九八三年五月九日

一首诗几件事

约翰·邓恩(John Donne)生于一五七三年,死在一六三一年,是英国的诗人和教士,他有一首诗,原文如下:

No man is an Iland, intire of it selfe; every man is a pe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e; if a clod bee washed away by the Sea, Europe is the lesse, 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ie were, as well as if a Mannor of thy friends or of thine own were, 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e. 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这首诗,被海明威看中,把其中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一句用作书名,就是中译的《战地钟声》。海明威把这首诗的全文印在扉页,可是所有的中译本都没翻它,跳过去了,所以这首诗也就从来没有中译,这是很遗憾的。

我很早就想译这首我喜欢的诗,但我坚持要押韵,所以就拖下来了。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我在军法处牢房里终于把它译出来,同房的共产党死刑犯黄中国看到了,要求抄一份,我让他抄了,可是五天以后的清早,他就被拖去枪毙了。

黄中国被枪毙后,我感到这首译诗对我更有苍茫的意味,我就

妥为“处理”，终于使它随我一起出狱，收进我的档案里。

后来这首译诗被胡茵梦看到了，胡茵梦抄袭了它，放在她的《死在阿富汗》一文里，又收到她的《茵梦湖》一书里，这事本来没什么好提的，但是如今我发表这首诗，若不声明一下，被以诚实为化妆品的新女性作证起来，我又要含冤莫白了。所以只好特写声明一下。

我的译诗是这样的：

译约翰·多恩诗

没有人能自全，
没有人是孤岛，
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要为本土应卯。
那便是一块土地，
那便是一方海角，
那便是一座庄园，
不论是你的，还是朋友的，
一旦海水冲走，
欧洲就要变小。
任何人的死亡，
都是我的减少，
作为人类的一员，
我与生灵共老。
丧钟在为谁敲，
我本茫然不晓，
不为幽明永隔，
它正为你哀悼。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七夜

这诗因为是意译,所以在用字遣词方面,小有更动,例如其中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e 有难分难解意味, nener send to know 有何须打听意味,我都更动了。胡虚一兄说 a Cold 如不译为“一块土地”而译为“一水块泥土”会更好,我觉得很对。但为了保持狱中成果的原样,我还是照旧译刊出了。孟绝子(祥柯)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只是我要保持狱中原译的纪念性,也就不再改了。

一九八三年四月六日病中

评改余光中的一首译诗

余光中《英诗译注》共收三十七首英诗。“译者希望这本小册子能符合初学英文诗者的需要。每首诗都中英对照,并附原文难解字句的诠释、创作的背景、形式的分析、作者的生平等等。”

余光中的目的在“务求初习者有此一篇,不假他求,且能根据书中所示的途径,进一步去了解、欣赏更多的英美作品。”余光中说他“是新诗的信徒,也是现代诗的拥护者”。

但这本书中所选,“并非尽属一流作品”。因为“译诗一如钓鱼,钓上一条算一条,要指定译者非钓上海中那一条鱼不可,是很难的”。这是余光中的精巧声明。

书中包括的名家,自琼森(Ben Jonson)起,共三十一人。其中英国人占六分之五强。即除了西班牙人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加拿大人麦克雷(John McCrae)和美国人昂特迈耶(Louis Untermeyer)、弗朗西斯(Robert Francis)、纳什(Qgden Nash)等五人外,都是清一色的英国人。

书中最引我注意的是桑塔亚纳那首《悲悼》。余光中把英文原题印成 With You a Part of Me,显然就有问题。因为这诗本是桑塔亚纳《给 W. P.》(To W. P.) 诗的第二首,余光中的错误,可断定是照抄 Louis Untermeyer 的“The Concise Treasury of Great Poems”而来。因为 Louis Untermeyer 书中页三九七,有介绍桑塔亚纳的原文是:

A Spaniard by birth (Madrid, December 16, 1863), son of Spanish parents, Santayana was taken to Boston at the age of nine. Educated at the Boston Latin School and Harvard, he began teaching philosophy at Harvard in his mid-twenties. In the 1900's his students - among whom were T. S. Eliot, Conrad Aiken, and Felix Frankfurter - considered him an inspired teacher, but Santayana actively disliked the academic tradition. Shortly before his fiftieth birthday he received an inheritance, resigned his professorship, and went abroad. He lived for a while in Oxford and Paris and finally settled in Rome where, in his eighty-ninth year, he died of a stomach cancer, September 26, 1952.

而余光中书中第七十八页里，竟有这样介绍桑塔亚纳的中文：

作者：桑塔亚纳 (George Santayana)，西班牙籍的美国哲学家，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生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九岁时迁往美国。他毕业于哈佛大学，二十七岁起以迄五十岁止的二十三年间，一直在原校任哲学教授，艾略特 (T. S. Eliot)、艾肯 (Conrad Aiken) 和法兰克福特 (Felix Frankfurter) 等都是十分敬佩他的学生。但是桑塔亚纳却非常厌恶学院的传统，果然在五十岁那一年，他继承了一笔遗产，便立刻辞去教职，去欧洲漫游，先后在伦敦和巴黎各住了一个时期，终于定居在罗马。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在该城患胃癌逝世，享年八十九岁。

这段中文不注明出处。但与上面的英文一对照，我们自然立刻恍

然大悟：原来如此，来源如此！真不知道这算不算“以翻译代替著作”也！

桑塔亚纳的《给 W. P. 》诗的第二首原文是：

With you a part of me hath passed away;
For in the peopled forest of my mind
A tree made leafless by this wintry wind
Shall never don again its green array.
Chapel and fireside, country road and bay,
Have something of their friendliness resigned;
Another, if I would, I could not find,
And I am grown much older in a day.
But yet I treasure in my memory
Your gift of charity, and young heart's ease,
And the dear honour of your amity;
For these once mine, my life is rich with these.
And I scarce know which part may greater be, -
What I keep of you, or you rob from me.

余光中《英诗译注》的译文是：

我生命的一部分已随你而消亡；
因为在我心里那人物的林中，
一棵树飘零于冬日的寒风，
再不能披上它嫩绿的春装。
教堂、炉边、郊路和湾港，
都丧失些许往日的温情；
另一个，就如我愿意，也无法追寻，